

尼泊尔“亲华”?印度内心能否阳光一点



有声若霆
本报记者 赵恩霆

上周末,尼泊尔联邦议会选举结束。根据尼泊尔选举委员会17日公布的结果,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与尼泊尔共产党(毛主义中心)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赢得联邦议会超过三分之二议席,以罕见的压倒性优势击败执政的尼泊尔大会党。尼泊尔左翼政党联盟政府将于明年初组建,预计尼泊尔共产党(联合马列)主席、前总理奥利有望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。

这个选举结果,以及新总理人选,又让印度人心里一颤。一来惨败的尼泊尔大会党与印度渊源颇深,某种程度上堪称

印度在尼泊尔的“代理人”,此番以较大差距败选,意味着印度在尼泊尔政坛的影响力大打折扣;二来奥利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7月第一次上台执政时,就已经被印度方面尤其是印度媒体贴上了“亲华远印”的标签,后因印度幕后操作而被迫下台,此番奥利卷土重来赢得大胜,等于狠狠抽了印度一耳光。

果不其然。19日,奥利与多名党内领导人突访中尼边境吉隆-热索瓦口岸尼方一侧的热索瓦口岸,视察从中国边境延伸至尼泊尔一侧的道路,询问中尼跨境铁路联通项目的可行性,并宣布将对该口岸与中方口岸的联通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,将其升级为国际性边境口岸。

印度的忧心忡忡和奥利的即将上台,特别像两年前的翻版。

2015年9月,尼泊尔议会通过新宪法,由于未能满足该国南部地区印度裔马德西人单独建邦的要求,招致印度强烈不满,并因此导致时任尼泊尔总理、亲印度的大会党领导人柯伊拉腊下台,印度对尼泊尔实施封锁禁运。等到当年10月奥利通过选举上台后,印度的封锁已酿成尼泊尔国内严重的燃料和电力危机,尼印关系恶化。

此后,奥利政府转向中国求援。虽然2016年2月奥利按惯例首访印度,但在随后的3月访华期间,中尼达成了能源和铁路联通等多个合作项目,奥利政府摆明了要通过加强对华关系,来平抑印度对尼泊尔的过度影响。

在印度眼中,奥利已然成了眼中钉,必除之而后快。2016年5月,尼印爆发外交风波,印度试图通过亲印度的尼泊尔大

会党,擢掇奥利的执政伙伴尼泊尔共产党(毛主义中心)“反水”,最终在当年7月如愿以偿。

有过这段不愉快的过往,印度自然对这次尼泊尔左翼政党联盟大胜、奥利有望重新掌权很不爽。不过,问题不在于尼泊尔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,而是印度以什么心态和方式来处理与邻国的关系。

在大国间寻求平衡,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,作为小国,尼泊尔的外交策略无可厚非。反观印度,由于习惯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,加之两国间存在着领土争议,导致印度始终以防心理看待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,包括中国发起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而在南亚域内,由于缺乏足够的制衡力量,以及历史和宗教原因,印度不但继承了当年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利益,也继承了殖民者霸

道的作风。从吞并锡金,到控制不丹,再到影响和干预尼泊尔、斯里兰卡等国政局,印度从未平等对待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。在中印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,印度动辄逼迫夹在中间的邻国选边站队,通过能源断供等方式进行要挟,让人嗅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。

其实,自2015年那场封锁禁运风波以来,尼泊尔国内民众对印度霸道的家长作风越来越反感。这次尼泊尔议会选举,也是尼泊尔民众的一次集体表态,给印度如何处理周边外交敲响了警钟。印度应该认识到,在南亚,只有早日摒弃老大心态,平等善待小伙伴,才不至于有一风吹草动就庸人自扰;对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关系,印度只有摒弃对抗心态,从零和博弈的怪圈里走出来,才不会隔三差五就为朋友圈稳不稳固着急上火。

2017年度英文词汇,特朗普成了“大红人”



晓莹观世界
本报记者 王晓莹

上个星期,我们盘点了一些亚洲国家的年度汉字;这个星期,英语国家的年度词汇也纷纷揭晓了。每年年底,牛津词典、韦氏词典、柯林斯词典等都会评选出年度词汇,今年评出的这些热词,有的可以让人对2017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现象有所了解,有的则被吐槽是“喝高了才选出来的词”。

先说柯林斯词典吧。上个月,柯林斯词典就揭晓了年度词汇——假新闻(fake news)。关注国际政治,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朋友肯定对这个词非常熟悉,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就天天指责美国媒体报道“假新闻”吗?

柯林斯词典对“fake news”给出了一个较为严肃的定义,这个词指的是“假借新闻报道形式传播的错误虚假、耸



特朗普和女儿伊万卡给2017年度热词做出了“贡献”。

人听闻的信息”。说白了,这个定义还是和特朗普挂在口头上的假新闻不无关系,自从上任以来,这位不同寻常的总统就一直在和美国主流媒体打嘴仗,发的“推特”也多次驳斥媒体发布“假新闻”。据报道,“假新闻”的使用率自2016年以来飙升了365%,而特朗普正是在2016年开始竞选总统并进入人们视野的。这一点似乎还传染给了英国首相特雷莎·梅,她曾在讲话中使用过“假新闻”一词。

除了“假新闻”,与图片分

享应用Instagram相关的“Insta”、在美国与种族主义者针锋相对的“反法西斯”(Antifa)、风靡全球的小孩玩具“指尖陀螺”(fidget spinner)等词,也进入柯林斯词典年度热词候选榜单的高频使用词汇。

再看韦氏词典。今年,“女权主义”(feminism)击败了“老糊涂”“同谋”“同理心”等词,成为年度最热词汇。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女性在今年发出了更加响亮的声音:年初,美国华盛顿发生了号召女性权利的大游

行;下半年,许多女性包括女明星亲身参与社交媒体上的活动,公开个人遭受性侵的经历,控诉那些侵犯她们的男人,呼吁人们对于性侵的重视。

有意思的是,在韦氏词典里被“女权主义”打败的“同谋”(complicit),被美国在线词典选为今年的年度词汇。“complicit”在词典中的定义是“选择参与一项非法或可疑的行动,特别是与其他人一起;合作或参与了不法行为”,它成为年度词汇同样是因为特朗普——说得更确切一点,是因为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。今年,伊万卡被媒体形容为特朗普的“同谋”,但她回应称:“我不知道‘同谋’确切指什么……如果成为‘同谋’是在试图成为一股正能量并制造积极影响的话,那么我就是同谋。”看来,如果说2017年政界谁最受词典编辑的关注,那绝对非特朗普莫属,他不但自己造就了年度热词,还带着女儿一起创造了一个热词。

上面三本词典评选的年度词汇,确实与2017年的许多新现

象有关,然而,牛津词典的词汇第一名却让许多人表示“没想到”。这个词是“青年震荡”(youthquake),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,是指“由年轻人的行为引起的重大文化、政治或社会变化”。虽说今年6月份英国提前大选的结果与年轻人的投票有关系,但它居词汇榜首还是让人感觉非常困惑,甚至有媒体评论说,“选出牛津词典2017年年度词汇的人,肯定是喝断片了。”牛津词典总裁格拉思沃尔对此解释道:“‘青年震荡’也许不是年度词汇最顺理成章的选择……我们选中它,是希望这个时代早点来临。”

其实,被“青年震荡”打败的词倒是更能说明2017年的故事,而且在中文里也能得到共鸣:比如“奶昔鸭”(milkshake duck),是指那些红了以后又被挖出黑历史、导致形象崩塌的人,有点类似于中文里“人设崩了的网红”;再如“蹭热点”(newsjacking),即借用新闻事件营销自己,也是随着2017年网络发展而产生的词汇。

哈雷和那颗他等了一生的彗星



一周史记
本报记者 王昱

1758年的平安夜(12月24日),德国德雷斯登的一位农夫在自家院里架起天文望远镜,朝向西北方的天际,在那里,他惊喜地发现了一颗闪亮的彗星。这位农夫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预定时间观测到彗星的人,不过,历史并没有记录下他的名字,而是用一个十几年前就去世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了这颗彗星。

这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,而命名它的人,就是英国科学家爱德蒙·哈雷,他被后人称为“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”,很多人称赞他的预言照亮了整个时代。

其实,说哈雷“发现”了哈雷彗星,恐怕很多中国人会比

那位德国农夫更不服气,因为作为太阳系唯一一颗肉眼可见的短周期彗星,哈雷彗星是同类彗星中最让人类“眼熟”的——不比那些两三百年来才出现一次的同类,哈雷彗星每76.1年就出现一次,各国历史都对其记载繁多,尤其是咱中国,自公元前240年(秦始皇7年)起,没有漏掉任何一次哈雷彗星造访的记录。

然而,如此多的记录,在科学上并没有什么用,原因是古代中国人从没认出这些记载其实是同一颗彗星,而是每每把它当做“上天示警”的异兆。古代欧洲人也强不了多少,他们甚至拒绝承认彗星是一种天体,而将其解释为一种“大气现象”,以至于到了闹黑死病的年头,就有医学家煞有介事地分析彗星怎样导致了疾病的流行。

当然,欧洲人的“彗星观”也不是空穴来风,这与希腊人为他们奠定的宇宙模型有关。古希腊人无法想象太阳、行星

等星体能悬浮在真空中,所以就想象它们是被镶嵌在透明的水晶“天球”上,这些“天球”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,最内部是地球,最外层则是所谓“原动天”,是它昼夜不息地运动,带动内部层层天球跟着运动,让宇宙有了昼夜更替和星辰流转。

虽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,“天球说”很荒谬,但它的寿命却很长,甚至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,他写的那本书还叫《天球运行论》(《天体运行论》其实是误译)。而“天球说”最大的漏洞就是彗星,它无法解释彗星是如何“击穿”层层天球,从遥远的太空直闯太阳系核心的。

直到17世纪,当时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当书记官的爱德蒙·哈雷立志解开这个谜团。他意识到,想要解释彗星,就必须抛弃日渐式微的天球论,构建一个新的数学模型。于是他拜托一位很有数学天才的好朋友,求他帮忙构建一个能够容

得下彗星的“合理数学模型”。没想到对方居然回信说:这么简单的问题,我早就想明白了,只是比较懒,没成体系地阐述出来而已。哈雷闻讯急了,立刻专程跑到朋友家,估计是进门就喊:那你赶紧写出来啊!赶紧写,马上!

在哈雷的一再催促下,那位朋友总算写了一本名为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的书,系统阐述了那套名为“万有引力”的理论。

没错,哈雷的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艾萨克·牛顿。

在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的序言中,牛顿很识趣地特意感谢了哈雷对自己的“鼓励”。是啊,没有哈雷,天才的牛顿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会想起屈尊启发一下人类——天才的脑回路真是跟我等凡人不一样。

然而,哈雷并不满足于当砸中牛顿脑袋的那个苹果,他要成就属于自己的名声。在得到了牛顿提供的数学模型后,

哈雷马上结合天文学资料开始了艰苦的计算,他发现1531年、1607年和1682年出现的三颗彗星轨道看起来如出一辙,于是大胆地假设它们是同一颗彗星。再经过反复测算,考虑木星、土星等星体的引力摄动之后,哈雷预言这颗彗星将在1758年底或1759年初再次回归,并给出了它的轨道数据。哈雷得出这个结论是在1708年前后,这时他已经五十岁了,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活五十年,于是他用幽默而饱含遗憾的口吻提前写下遗嘱:如果彗星根据我的预言确实在1758年回来了,公平的后人大概不会拒绝承认它是由一位英国人首先发现的。

后世没有辜负哈雷,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颗他等了一生的彗星——与天才而怪异的牛顿相比,勤奋而执着的哈雷显然是另一种人,然而如果没有他,人类理性的天空同样不会被照亮。